列聖御製

亨

列聖御製目録

卷之三
世祖大王詩
卷之四
世祖大王文
睿宗大王文

列聖御製卷之三

宗簿寺提調顯祿大夫朗善君臣俁奉教纂

宗簿寺提調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守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經筵春秋館事臣權愈奉教撰

世祖大王

詩

次太祖大王峯字詩韻以下并舊本

碧峯自殊吳山峯握符優游大度中神武曠世聞率土囊括宇宙莫不容

又

世界霧擁晦千峯淸風吹破大虛中幾經燥濕風

塵土萬類秉光誰匿容

又 癸未 出實錄○

實錄曰上御思政殿以太祖詩一首示諸宰詩曰引手攀藤上碧峯一菴高掛斗牛中若將眼界爲吾土楚越江南豈不容又示御製

何必攀藤上碧峯一菴非是斗牛中問祖何術作吾土安知遺業大無容

四佳集有重九侍宴奉和御製次太祖大王詩曰眼中平看千萬峯天地吾王度量中聖子神孫至今日八荒四海總包容

泮宮易齋詩 舊本

予本不慣於詩而熟聞詩言志也志者心

之所之之者發之所歸歸之所者旣形則發之原者可知所貴乎詩者吟咏自得於優游之際韻協於口義融於心德就於身功成於國無非詩之敎也故著泮宮易齋一篇五章

無始無極寂無爲有始有極繁有則武定文治先禮讓民變時雍宗盤石 其一

栢枝樛樛蔭修景青衿踜踜逐齋愁縱守不求憂亦求眞契無憂無所求 其二

無求必有濟世志志崇心早業當廣今日略示治

世語信守常持不汝廷 其三

大聖昭格降遐福眣予祇承荷天祿無怠無荒恒惕若庶我君臣長保吉 其四

運流千載明良衆親與諸臣分定訣鼓鍾聲播洋宮裏子子孫孫敷時繹 其五

舊註曰時以臣申叔舟等爲讀卷官取文科初重試仍命赴試者或策或論或表或賛頌或詩賦隨意而製之

拔英試文武科謝恩 上御思政殿引見

賜座仍設酌 命甲科第一人金守溫進酒

御製小詩 出實錄

側席求賢既得人况兼時雨普大千便蕃錫爵龍
虎英歡洽遂中莫周旋

潛邸時慕 先王作 出臣李厚源所録

殿堂依舊風自吹葉花知時對春陽 御製臣叔舟
日暇看時事正紛紛獨坐悠悠心自傷

臣申叔舟保閑齋集曰 上嘗出御製詩一聯示臣叔舟傳曰予在潛邸時慕 世宗有作忘其下聯爾其足之臣辭不敢即續進

賜文武新及第詩 舊本

回運倒否霽氛蒙治兵育才修勞中上下交情孚
以信自然天應治既隆今日畧與爾相諭終始如

一享大同

左議政權擥中樞院事崔恒僉知中樞院事梁誠之致　實録於春秋館　賜酒樂節花仍賜　御製詩癸未○出實録

確強何求大畜外俗文浩積何足數元勲適與羣臣聚本有源泉又霑雨祈然縱杯當盛春頹賞罷花不有愈大畜內録名也

與中宮世子幸浮碧樓有作以下并舊本

保閑齋集曰庚辰孟冬初吉　上巡省西土視民疾苦整勒士馬　命駕登浮碧樓臨江觀武士射　命筆製詩令羣臣於坐和進　命懸之板顔臣叔舟汝爲記其顛

末臣云云

蕩蕩江流何窮盡有其源者皆如是堂堂洪業云何肇溯寞冥冥無天地叨握瑶圖平禍亂豈予全賴用衆智騁目千山成一界古今豪傑大東詩林作英豪無二致治戎省方求民瘼八教大東詩林作條焉能獨専大東詩林作前羨

與中宮御思政殿議政府六曹進豐呈有作

春花灼灼暎鷄村夏樹蒼蒼蔭紫陌風高天地飄羽羣雪盈山河走毛族景致由來動人情作息誰非固家國親揔六陣昭忠信共修五禮别淑慝庭

陳昭武形盛烈踧踖齊躬獻壽酌交泰運際濡雨露宗勳同力補寡德只坐香甘論肌骨起舞非時坐非席階頽扶出悅若夢寤來哀樂都無迹

與羣臣聯句

辛巳○出實錄

實錄曰上命注書李壽男賫燒酒五瓶并畫鍾往賜左議政申叔舟鍾外畫瓢蔓結實之狀内面書御製卿雖笑我我瓢既成剖以爲杯以示至情之詩叔舟謝賜仍啓撿贊成安止來自金堤右議政權擎以止恩門且所嘗受業邀而觴之臣亦往參 賜鍾適至 上恩罔極 上御華韡堂召問之卽召止擎及兵曹判書韓明澮吏曹參判成任都鎭撫李允孫康衮右承旨柳子煥左副承旨洪應右副承旨李文炯設酌止等進酒以止判中樞院事金鈎同知中樞院事 賜止 御衣一領止

服以舞　命加女婿黃孟粹爵一堦止進
聯句曰云云　上卽曰云云　命諸臣續
之　命任書
之文炯序之
臣止曰生逢　聖主猶嫌晚

故友相歡未始半 御製臣叔舟曰垂釣謂濱已八
十臣擘曰豈料　霽恩今涣許臣明諭曰方
令優禮老成臣臣任曰抃舞昌辰鬢蕭散臣
文炯曰蕩蕩難名老老仁臣子煥曰載賡卷
阿何判奐臣應曰舜文億載真同符桂陽君
臣璔曰宗勳獻　壽於千萬

賜申叔舟瓢杯詩 舊本

卿雖笑我我瓢既成剖而實錄作以爲杯以示至情

臣申叔舟行狀云叔舟爲咸吉道都體察使陛辭上引至便殿指授方略因指墻底瓢種曰可及子否對曰不盛而節晩臣意以爲未及結實偶結一子剖以爲杯御書詩一章于杯心云云命大臣賫宣醞表裏往慰仍命陶工像瓢形造麄杯書御製詩常於內宴用之

新及第特召於庭長燥濕之志英材自育錫爵我慰乙酉正月○見大東詩林

求賢如渴一見如舊御製臣鄭麟趾曰棟樑構櫨大厦乃構

絶句 舊本

至羑不務治大東詩林作治大造無顯迹驥足寧焉展鵬
翔實錄作程○大東詩林作翼豈厲促
保閑齋集云已卯二月八日上宴宗功
于內殿酒酣因誦潛邸時所製詩句曰
云云遂命臣分其字衍爲二十首以進

御序賢亭親製短韻九章丙戌○出實錄

以心知自心以心知他心知心自他心何者爲眞
心

仁重義重歟禮重智重歟四端體同源何者非重
歟

文者經綸歟武者經綸歟二者爭經綸何者眞經

綸
文是干戚歟武是征伐歟所云文武道布在何方
策
民非國何護國非民何富政非寬何裕祚非禮何
固
淸波因風動綠柳逐節新藥石非因疏甘腴豈因
親
堂堂盛之朝肅肅整之陣修己安百姓要在交孚
信
險隅却生虎燈火引死蝶莫非貪嗔癡元由不知

實
若能真實知廓然空四際三界無一物何者世出
世

雜詩 丙戌○以下幷舊本 實錄曰上御思政殿又出御製詩九章

天地運四序帝王參四儀莫非法天地治道何異
宜
上古民俗醇 實錄作淳 標枝而野鹿軒轅德亦盛如何
始爭奪
唐虞尚揖讓端拱號無爲三苗與匈奴如何累盛

時

三王禮義備人文(實錄作君)無以加時雍與風動不逮

問如何

秦皇肆威暴萬世稱不仁如何廢封建至今猶相

因

漢高困平城武帝空幕(實錄作漠)北畢竟所成就得無

優與劣

光武致中興功業古所無如何爲老胡傲視期並

驅

唐宗恢武烈宋祖傳忠厚規模固相殊末流弊同

否
王道無不同孰得而孰失何捨而何取何懲而何
法

題箭匣 庚申○實錄作射帳詩

確強固不弛神功在力難不違帶斜陽英雄意自
閑

又 辛酉

穿葉非神力牛毛亦可拂蓋言經史暇彈丸帶斜
日

保閑齋集曰丁丑冬 上命宗親及入直諸將賭射進酌酒酬 上亦時時操彀矢

無虡發羣臣稱賀 上取箭匣授李克堪日予少時戲作詩寫在箭匣卿和之又命在坐者屬和 命臣叔舟敘其顚末云云○四佳集曰初八日 思政殿講罷上命臣及吏曹參議臣任元濬註 御製射帳詩立進

次申叔舟韻一本作爲將

爲將無突厥爲師未居閑衛士非傳餐作詩卽恩安

御忠順堂引見耆老宰樞 上和揄漢城府尹李淼詩庚辰○出實錄

啓運撫大東夷戎又何通今與耆英會泰矣樂何窮

叔舟往征之凱還賜鞍馬彤弓洪允成以下皆有賜

蕞爾阻聲敎豈能逃一怒雪恥酬百王除凶大東詩林作克報千古我有一介臣風霜操獨露

右一章

在此皆稷契在彼盡韓白廟筭定全勝一舉振大東詩林作震蠻貊凱旋朝野欣陳樽君臣實錄作臣主洽

右二章

憂患生安樂暢達蔘困窮天命固非實錄作靡常維大東詩林作惟善以爲從毋忘交修志思與有始終

右三章

大東詩林曰癸未上與中宮御思政殿宴赴征將士下至賤隷皆與焉御製樂府命工妓奏之○舊註曰上命侍宴諸宰皆和進

宣政殿引見諸功臣設酌有作

舊註曰上命領議政崔恒援筆連呼三章

世界濛黑霧淫雨澍百畝稂莠並霑潤生長無先後一爲農夫鋤秋成得大有

炊此青粮飯醞成甘露香洗樽更新衣奉獻家爺孃無復憂家事恭謹每陳常

我家雞抱子鄰家犬吠客兒婦互往來有無相資易居諸自泰舒村花任開發

叔舟往征之凱還 賜鞍馬彤弓洪允成以下皆有賜

蕞爾阻聲教豈能逃一怒雪耻酬百王除凶大東詩林作兇報千古我有一介臣風霜操獨露

右一章

在此皆稷契在彼盡韓白廟筭定全勝一舉振大東詩林作震蠻貊凱旋朝野欣陳樽君臣實錄作臣主洽

右二章

憂患生安樂暢達芟困窮天命固非實錄作靡常維大東詩林作惟善以爲從毋忘交修志思與有始終

右三章

大東詩林曰癸未上與中宮御思政殿宴赴征將士下至賤隷皆與焉御製樂府命工妓奏之○舊註曰上命侍宴諸宰皆和進

宣政殿引見諸功臣設酌有作

舊註曰上命領議政崔恒援筆連呼三章

世界濛黑霧淫雨澍百畝稂莠並霑潤生長無先後一爲農夫鋤秋成得大有

炊此青粮飯醞成甘露香洗樽更新衣奉獻家爺孃無復憂家事恭謹毎陳嘗

我家雞抱子鄰家犬吠客兒婦互往來有無相資易居諸自泰舒村花任開發

次申叔舟韻一本作復用前韻示羣臣

旣能易創業當知難守成朝顯勤萬幾一本作物夕惕勿遑寧有始苟有終不須更厲精

一本曰臣申叔舟詩有有始鮮有終願言更勵精之句故御製如是云

出四時圖簇示羣臣　御製詩令判司宰監事成任書于簇丁丑○出實錄下同

棘籬多箤雀桃花滿枝紅四面皆春色遊蝶無西東一朝楓葉落青青獨有松

御思政殿受常參視事　御製詩庚辰

濟世多經度閱武當惪惪本業在經史何不維時

習毋謂褻經筵經筵無所托

作飛氷歌　賜申叔舟 辛巳

鶖鷺既飽飛庭菊猶傲霜旭日照海東龜魚躍滄浪夢覺起經營聽者卧深房

四佳集曰辛巳九月乙卯新氷乃凝上製飛氷歌以示左議政臣申叔舟天語運成汪洋涵畜有無窮之思親加世出世兩註開闔萬變條理洞貫尚慮臣民未易通曉召儒臣詳加解註又命臣居正序其後臣云云

和權擘詩 癸未

乾坤有消息有生自不知家國雖板蕩漢祖必不爲乘泰戲羣臣交誠引歡危

御後苑觀射作詩 丁丑

股肱會風雲推我濟時難八極妖氛清四方民物閑臨朝正有懼遇諫從弗咈致治非獨今貽燕垂後日

領議政申叔舟統右翼在射場外 命司僕將權攀載鹿酒馳 賜之兼賜 御製詩 壬午

昔在已未春氣力回山岳一騁殘十禽仰箭透一鹿所獲焉能筭筭者六十八獨得 天顔豫將謂平生業豈意摠六師賜申出烟樂

實錄曰 太宗嘗講武命召承旨內豎不知承旨所在 太宗笑曰尋出烟處去以

承旨等每當住駕必先燒肉暖酒而飲故云

與中宮幸溫陽駕至陽城晝停所召宗宰饋酒仍出 御製詩 癸未○大東詩林作乙酉八月

禦戎既多年常 大東詩林作嘗 患未整飭縱貫玄韜寶授任在精擇秉豐蹔遊豫六陣一清肅管絃繁鍾鼓風清月甚白但聞村雞聲蟋蟀與促織

夢見老人驚悟作詩

夜中聞松風穿窓見天星歎我駑劣材服業安能成窮靜知薄命誰能慰此情我懷古之人所用無不誠誠以履道方業故用彌精大原既克定百才

享多榮

賜姜孟卿申叔舟詩 舊本

兩相獨對君臣際會乘醉游氣(實錄作筆)聊與

戲耳詩非音律音律非詩歌咏性情卽是

詩樂是故四方不同風而人性則一然則

詩在言志不在於律卿等徒效中國之律

不攷之於國風是猶越人而胡語也將焉

用之(實錄有如欲用之四字) 莫如確強確強之道固

而不弛忠孝而已矣

我祖起朔方神武作朝鮮 列聖嗣勤勞貽我多

歷年中値波濤濶我時秉衆船夜盡日升谷雲消
月淨天威勢凌胡越愧德不(實錄作未)遠賢股肱須念
終始也(實錄作乙)莫我捐莫捐云何事常思得意前交
修在時敏國祚乃纒綿

列聖御製卷之三

列聖御製卷之四

宗簿寺提調顯祿大夫朗善君臣俁奉敎纂
宗簿寺提調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兼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知成均館事同知經筵春秋館事臣權愈奉敎訂定

世祖大王

文

賜世子訓辭幷序 丁丑○舊本

父母爲汝思所以敎育之非一端也汝以(實錄無以字)孫身將受付托人天所愛(實錄作隣)憐宜體此意今朝汝毋與我論世事至於讒訴之可畏曰讒訴之人必受殃禍予曰善哉但恕被讒(實錄有者字)耳孔子之

意不過此也汝毋歎曰世子須知此意予即感動于懷以爲予當屯而汝當泰事隨世變若汝局於吾迹而不知變通則所謂圓鑿而方枘矣是用略著訓辭付汝爲終身佩持之物汝須毋忘 李冲所刊本有天順二年戊寅十月初八日親付十三字

恒德 出實錄下同

重配匹而敬大臣親賢臣而遠小人動靜必慎取與必審人主好戲則多寬多寬則取慢紀綱頹焉是故時與宗會接下以禮小善必賞小過必罰要恒其德

敬神

目前所見曰人目所不見曰神人旣不可虐神安可慢人者自下及上神者自上及下此其序也慢神虐民則福祿潛消

納諫

夫人主有材則必自能有德則必自誇有功則必自多有三功能則必以爲(一本作謂)莫己若然則必自是矣自是則必拒諫拒諫則無直言者由是孤立無助闇無所照無由知弊下多離反亡國之道也

杜讒

人主不患無威故常假之恕無辜恐冤故常察下情是故讒訴不得行焉

用人

用人當取其心莫取於才若取力則無如熊虎焉用之取心之道求之於父子兄弟耳不和於親而忠於君者未之有也夫慈祥和惠之人必得下心得下心者多勢力者也衆人之力曾不如一熊乎陣書（李冲刊本作序）所謂勢先固而氣力成者也

勿侈

貴爲人主富有一國乘其豐泰寵愛日惑工伎逢

迎侈心必生雖知侈之不可而曰作此而止也一開其端如騁六驥勢不可遏傷財害民莫此爲甚是故賢君聖主茅茨而采椽嘗藥而不飮酒宴樂以時不求珍羞曰爲民勤政而已

使宦

人主深居中使傳命固已不可又無明信徒聽口舌百弊所生之幾關必也常引外臣聽政不得則手筆可也又傳命者宜迭任之

愼刑

國家最重之事無過刑人曾子曰殺一獸伐一木

不以李冲刊本有其字時非孝也殺獸猶爾人命奚若枉刑取招含冤就死

文武

不嗜酒而接大臣宜數不荒畋獵而教閱宜悉常興文而習武勸農桑而節用敦教化而疎禁網有其事而勿欲速

善述

昔者予在 世宗時全以父母之心爲心不違命令爲行所訓所戒靡不錄之不識他事日夜奔走及其末年與 文宗親受 遺教至今所作無

非所受雖曰善繼善述而自古無能盡成父母事者而況瑕立已事乎古語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臣崔恒大虛亭集曰訓辭者我殿下手製而序之以賜世子之書也令臣鈞臣未臣新民臣克堪臣承召臣以經臣貞臣悰臣友曾註解以進命臣恒序其後臣敢辭諸臣云云又臣李克堪跋文曰殿下一日御製訓辭十章親付世子命臣跋其尾臣云云

賜世子 以下幷舊本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事親之禮莫大焉夫禮者體之嚴嚴矯懦弱樂者用之和和矯暴虐非嚴無以

立體非和無以發用非嚴而立體則體無堅固非和而發用則用無通達此聖人所以緣物設教預定民志以固天下之勢以致太平之化者也是故禮莫重而忽之易其弊成野樂莫要而流之速其弊成淫勿忽而守之不變勿流而用之有節則雖軍陣燕閑之際事事逢原取用無窮何有乎繼志述事哉右言大略耳細目在汝自思也年久力行乃可有得特書賜之書紳莫忘

又

今春將獵於王方寶藏等處追述汝父舊迹汝毋

或謂之至道此少年諸王之事耳昔者予方年以未識大道與羣英競逐之時氣雄一時才冠衆中力制奔牛走及奔馬百發而百中一鞭而十殪掛釜之場射鹿七十東郊之場連斃十七獐至於飛鹿殪墜逸駿離立是皆弓道之餘竒軍中稱黒鷗之對其時自書其道曰確強之道固而不弛忠孝而已矣又演曰人之生斯世也才不出衆耻也德不比賢耻也有其才而無其功耻也如耻之莫如爲仁仁者忠孝而已

又

氣必大逸心必確固焉則駿矣則細氣逸則心無憂矣心確則物無間矣焉駿必及矣細不違夫不梏亡之故氣逸眼前無畏故無憂知之極明操守有素故心確志定旣久違順無動故無間焉駿者天勇矣細者人功如是然後弓道盡矣

策問題 戊子

治國當廣收賢才隨才任用予自卽政以來最爲用心而緣無智鑑故不得廣收任用乖道故名實不副如或能括則雖拔之芻牧之中而表之公卿之上無不可也何今世之無聞歟將教不明耶化

非正耶運非亨耶道不同耶明主無棄才而授任之際常病於不堪何龍驤之後才反爲駑甕之腐物乎其故何也夫人有德有才有勇有怯有能有劣有利有鈍有貪有廉有輕有重有簡有煩有愼有擅有勤有慢有恭有傲有直有詐如是等病千狀萬㨾皆是明主之所收用也將無攉邪而立正一而兼之合而全之之術耶若無弊則何必求其兼全其弊何（實錄無何字）也歷陳之又設險守塞養兵撫民力農定制敦禮尚義致治之大本設險者何守塞者何養兵者何撫民者何力農者何定制者

何敎禮者何尚義者何必有其要歷陳之人之道不資（實録作自）教養盜心自生世之亂由乎念起身而家家而國治亂何莫非由念何術能持世間百道隨質分宗如學問之道弓馬之道二利之道雙亡之道無非一本何術歸源

又

人才天下國家之極寶也其源出於心氣心氣陶於政化相因變化賢愚類分人主孰不欲舉用之而不能者有三焉一者不知二者不切三者不合不知者與不通者相遇譬如兩盲有目而相瞎世

界恒黑一盲得眼豈求盲友必與適已何況本非
盲者人才品類如是多種似賢似愚用賢用愚皆
有其道卞之不可不明用之不可不審立賢固云
無方廢邪焉滯循章大略言之則或多聞聰明技
藝而貪者或謹愿恭己抗節而内柔者或政有效
名有顯宿有德而好事者或痴荒無廉不學而直
者或威凌蠻貊而自約者或好學不倦衆行俱善
而自用者或確然固執而不知者或耿介廉静而
無才者或貪財好色聚斂無厭而不耻者或兼摠
百道不自爲足而日作者或不屑嘵嘵心存大體

而獨建者或鞅掌不暇榮恩顯世而翼翼者或不顧上下高步大言而獨能者或不惜身命忠愛其主不計自他都忘人知而致死者如是種類雖窮晝更夜迭僕更衣難以盡述皆由(實錄有心字)氣陶於政化依貎成志耳心本無私故不知父母則無愛心不見君王則無敬心不逢財寶則無貪心政尚文則崇文(實錄有政字)尚武則貴武以此推之人才之本在政而已上項衆才非定性命也雖聰愚强弱似乎本稟推原則旣(實錄有如字)是變化之又如是此君臣共誠日慎憂勤之日也用才育才辨才何術

得之其各悉心以對

又

易何自而道具何自而法成四聖因天明人何故不同廣大悉備其與詩書同否文之拘羑里周之困流言孔之厄陳蔡昧於趨避而然耶演讚支流卜筮萬端然則亦有所述作歟古人盡之耶焚龜而成黃裳而敗何者使之乖耶亦有理乎理者何理其悉陳之

舊註曰會儒生朝士等于慶會樓下命製以進

又 壬午○出實錄下同

禮樂之說有三曰不可斯須去身曰緣以設教耳曰雖軍陣宴閑之際事事逢原取用無窮右三說同乎異乎用人之說有三曰試可乃已曰舉爾所知曰見賢焉而用之右三說同乎異乎子大夫讀書久矣悉陳其義

又 甲申

禮樂天地之至和存之不存去之不去無知無用實知實用見者非見者聞者非聞者不知功用之所以如何斯須不去今有妄者互相辨難本末倒執何況知化子大夫恒居禮樂之府久蹈禮樂之

行必徹禮樂之功用宜擄樂說悉心以對予將親
覽焉

陣法序 出印本陣書

陣法自風后握奇以後諸葛亮李靖得其遺法雖
因時宜有八陣六花之名而其理則至于今日有
未嘗異者我 太祖以神武定禍亂拯民塗炭寧
濟一國當身屬櫜鞬奄征四方之時何暇求之於
古文遺法自有 天智神略出奇無窮而變化不
測風掃電馳而所向摧破固破竹之自解若大造
之無跡股肱宣力而莫知其端是以置陣節目世

無傳者　太宗　世宗運屬豐亨而居安思危乃
命河崙卞季良河敬復鄭欽之鄭招撰集陣說以
爲教士之常式然河崙等所撰但攄古文而條畫
有未盡恭惟我　主上殿下以同符　列聖之德
撫膺盈成乃繼述　祖宗追天未雨之志修定陣
法兼蕃漢之勢盡奇正之變法天地明人倫集大
成於先哲立弘規於後業雖天縱　睿智度越百
王然猶好問樂取以臣夙業弓馬　特賜顧問臣
之愚癡何足以贊揚一策但奉　成筭出納　休
命而已於是　命臣與工曹判書臣鄭麟趾中樞

院使臣金孝誠兵曹叅判臣黃守身僉知中樞院
使臣趙由禮護軍臣金有銑兵曹正郎臣宋處儉
守校書校理臣權擘承文院正字臣洪允成會議
於兵曹定之因　命臣序之臣謹伏覩　聖制文
約而義深法簡而用繁其連陣之外陣者六七八
九之數也內陣者五十之數也間陣者一二三四
之數也此法河圖之文也合陣之中衛包內外者
五十之包內外也四衛之離乎方者一六二七三
八四九之各離乎其方也此法洛書之變也駐統
方列戰統圓聚方以守之圓以行之此法天地之

體也外陣方而內陣圓義形於外智藏於內此法
陰陽之用也各保小將父子之親也聽於一將君
臣之義也陣有牝牡夫婦之別也隊伍相愛兄弟
之情也法令不愆朋友之信也此法人倫之道也
是故教兵而民知禮義國家恒安也蓋生之者憂
死之者安軒轅五十二戰成湯二十七征漢祖唐
宗及我 太祖莫不躬擐甲冑驅騖四方豈自勞
於征戰乃遠毒於宴安耳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
戎孔聖曰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苟不素習於平日
誰能禦侮於倉卒是故教戰者國之大事也夫孰

不愛七尺之軀重百年之命履屍涉血爭首赴敵者諒由教之豫而法先定勢先固而氣力成也管子曰教士三萬橫行天下此無他變剛柔而固其勢耳小而一家大而天下無非勢合而成也始也乾坤之旣判善惡之必有對治亂之必相因愚迷之徒有貪心有怒心有違命負力者則王者當有以接之故不得已制爲干戈以討不服兵之所由起也此因亂勢而制兵也及乎塵清海晏豺狼屛迹放馬投戈制禮作樂時叙九功乃歌七德此因治勢而偃兵也然則兵之出入無非勢也臣觀歷

代人主徒事浮華文彩治道淩夷者多矣孰若我
殿下先修軍政保安吾民武爲將者雖得糟粕其
於紏逖王慝納民休和何有景泰二年辛未六月
初三日首陽大君臣諱奉　教序

歷代兵要序 出至堂所藏印本

恭惟我　太祖天挺神武誅殘去暴扶義布德乘
建瓴而翦豺狼吊黎庶於懼隕角應天順人開創
大業繼以　太宗英明仁智聖德赫赫立綱立紀
緝熙王圖至于　世宗以聖中之聖誕命御極立
則貽統澤洽庶類昭文定武制禮作樂功德巍巍

寇隆三代太平之治超邁古昔然而謙謙至德不自爲足日愼憂勤無安厥位不遑暇食保民如子旣申軍政將士精練而猶 慮爲將者皆是數分之一未能好謀而成故 命議政府右參贊臣鄭麟趾集賢殿副提學臣俞孝通集賢殿副校理臣李石亨司諫院右獻納臣金淳蒐輯歷代攻戰之可戒可法者又 命臣監之始自黃帝涿鹿之戰迄于 國朝間以東國之事附以先儒之論死節之臣籌邊之策靡所不采凡所去取悉禀 睿裁賜名歷代兵要此大舜之儆戒無虞周公之詰爾

戎兵同一揆也未及成之而 大哀忽至嗚呼痛哉及我 主上殿下以聖繼聖增光于前善繼善述 命臣入集賢殿與諸儒臣藝文館直提學臣金鉤成均司成臣金末守知承文院事臣金淡集賢殿副校理臣宋處儉臣李承召臣徐居正集賢殿修撰臣尹子雲典農注簿臣鄭守忠集賢殿副修撰臣徐岡臣韓繼禧臣崔善復等更加讎校補以音註欲訓諸將所以安民制敵永固基命之策得之得矣於是 親乘睿斷刪其繁取其要事主乎詳而不失之煩文主乎簡而不失之漏褒死節

貴仁義杜邀賞防覬覦君臣之義明立身之道異
謙讓爲賢歸功於上懲惡而勸善慶邪而存正其
取舍之間有莫測之妙存焉豈俗儒庸將所能窺
者哉兵家變化治平要道無所不備上下數千載
間得失成敗強弱之勢臨陣對敵勇怯巧拙忠邪
行迹瞭然目前求奇正者何必求之於七書學中
庸者豈但尋之於五經人主覽之而思封疆之臣
人臣見之而長烈風之操儒士見而得其武武人
見而得其文謀謨六官之人咸競於喑啞叱咤驍
騖八陣之士悉協於都俞吁咈矣世之論將者率

以才勇爲先是甚不可語曰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夫中權制謀寧取一夫之勇箭鋒相拄何如身無縛雞如霍去病者雖不學兵法而天資之美暗與孫吳合終不立李靖之功者不學之過也蓋素習兵士於干戈則前無獷敵豫立清風於名教則退無徼幸此　世宗令上之所以始終是書拳拳汲汲以鎭國家之安危以作生民之司命而責厲訓迪取信於民之意豈但詰爾張皇而已哉臣聞兵法不可以言傳不可以手授當以意化之而已故㳂文究義㳂義生精精義入神神則無方故曰

善陣不戰善師不陣兵之極致至於無勝如是則無爲而化自成矣臣何敢擬議於其間哉景泰二年七月十二日首陽大君臣諱奉　教序

武經序 舊本

古之論兵者多而今所宗尚七書而已皆先傑更事所知積思所發制治保邦無要於此求之益深用之不窮譬如對峯望山陟之彌高能入其門者方乃可窺夫天之生物角之齒之翼之爪之求其食備其侮安其性理一事通家國皆然故求其食者農也備其侮者兵也安其性者學也非此三者

世道不竪庸麤迷碎之徒誦九流之說不知一致之道未嘗經目而指爲武人之學何笑如之 世宗嘗曰兵不可不知乃親授予孫子予承 聖訓弓馬之間究精兵家盖有所得未必無暗合處亦非語言之所能喻人也 文宗以予知兵命予口訣并解予與權擥洪允成不遑於靖難莫得而致詳焉今更與申叔舟權擥崔恒宋處寬洪應等定口訣命校註庶育英才收功四方云爾

兵將說 此舊本而多誤處故今從印本兵將說

兵者以智運用以用應智智者本仁義度我人審

地利也用者明形數一節制利器械也不本仁義則無敵自破不度我人則如蛾赴燭不審地利則盲者去杖不明形數則多還爲少不一節制則臨陣棄將不利器械則肆上肥腴本仁義則如之何明學校嚴君臣崇文武守典章是也度我人則如之何觀天運校將士計曲直察勞逸是也審地利則如之何乘風水達道里因高下據險易是也明形數則如之何修軍籍預作隊定人心一耳目是也一節制則如之何勤教閱恒賞罰比臨敵無少貸是也利器械則如之何人各造禁常用勸牧馬

考黠陂是也苟知此大槩思過半矣人爲人計豚爲豚計有將骨者不假予言夫何勞諭右兵說

凡爲將之咎智能傲人才足陵人未與接人已忘蔑人獨身行事上下無交此真匹夫耳狃於順心罕於逆心瞋力所恃逢不如意不及盛壯功名不遂可惜也哉聞譽而不喜受辱而不怒周問下資以柔濟事上也積智而求智蘊才而求才果斷任能以強立事中也仰天而不俯見賢而不敬專擅獨辨以妄敗事下也常事弓馬兼治儒術上也謗儒尚武心慎狂妄中也恃力挾勢逢人則慢下也

見利思義上也執盃思醉中也分外思得下也是故得其上則致君堯舜得其中則安民制敵得其下則亡家敗國可不重歟右將說

保閑齋集有兵將說跋文曰我殿下撫運定治修攘兼舉百姓按堵威加域外而猶以宴安爲戒圖恢遠略每誨諭諸將隨事 示札詞約而旨遠與典謨誓誥同規簡密嚴切不得窺其墻仞臣叔舟臣麟趾臣恒臣希孟略著註釋以進云云

諭將篇此舊本而多誤處故今從印本諭將篇

治衆而不可一一耳命故作形名分數預定其進退散合臨戰而不可常守一勢故出變通新令乘幾而用正用奇若山川隔礙則視難洞百里連陣

則言難通一部受敵則應難齊故知兵者委律其將漢祖是也不知者縻縶諸軍隋煬是也此兵家之大要不出於此至如心體國家之大計得士卒之心力臨危而制變取勝於四方在人而不在法肆不詳及卿等皆國之俊乂知遇於一時者也而但以國家昇平不以兵事爲意故行軍則一日之路十日不到講法則全不通打圍則長蛇爭下閱陣則受令於下載牽馬首在公則多病在家則無醒笑之極者無如卿等勿以予言爲惶當以予言爲愧與我共享天祿之由非他之供皆自食其功

耳

其一 戲諭諸將篇

予欲令出即行賞罰無忒而在上者必先犯而人情愛憎輒廢焉令何由行必罰則其弊人莫知措必赦則其弊人皆徑情直行緩急無所用如何而可予欲大閱使諸將習於兵間雖老不倦氣習常成以草野爲家以勇猛爲業以功成爲名恥爲人下奮不顧身不顧家事常蓄風操而恃其國家昇平縵然自安至於誹笑武人好酒色飲食而已人言不以爲意恬然無恥恃蔭犯憲是作常業如何而使有所用處 其二三 何篇

夫物之生皆因氣習以正性命物肖心同氣似行
合強柔異方智愚比業是其本業誰使勞生雖勞
莫易是謂正命修勞有生棄勞無生有生而求無
生不可得無生而執有生不可得是故經邦濟世
武定文治修勞之綱也制典賞罰令行禁止修勞
之目也然則危邦智經亂世才濟奸兇自滅武定
文治奸兇自伏制典而奸兇無術賞罰而奸兇知
懼同一修勞有生也有生者自分也而無遠求無
生者他分也而莫遠視天下之道一本而萬殊萬
殊而皆對皆對而盡類惪迪吉從逆凶吉凶俱寂

世所無存亡常一古所無榮辱皆其自取禍福非咎於人我慢於人人則怒人慢於神神則禍敬其天則天則福勤其民則民則喜推而盡之皆有類焉爲將者當悔過下人而勿自吝用焉則可以施衡於蠻貊矣至若卜筮之術博奕之藝莫非至理暗者何知一本舉一言之打圍之用形名分數征伐之大法也射禽還旗應變守律也人賫糧養習飢飽也涉江擁山歷險易也獻功議第選才智也此國家之修勞也卿等從我定國才盛三代功既成身既安家育愛孫國無所事不顧天祿之源縱

逐一時之樂湎然貪着於不可爲之事蒙然昧施於所當勉之功醉并有數之歲月促送難得之人生行欲未副其欲竟就無名之塊予常惜汝恨汝略著大意卿等毋怪其三修勞篇

兵法大旨乙酉○出實錄

兵法大旨在撫養將士習以弓馬信賞必罰教以禮義無所爭競但秉忠孝常懷敵愾萬有不虞一人可以勤王十人可以勤王百人可以勤王而聽令者多故作衛部統以領之此能合也所領者衆則所令者多故局制於律束手受敵於是有分衛

分部委律變律之術此能分也如是則四面合戰百陣同力何堅不碎何敵不破此能分能合也番兵勁馬奔衝漢兵強弩掎角番漢之勢雖殊而分合之用實同此兵之大旨將之要略也愚者以爲不學兵法而我能殺敵不習弓馬而我能彌賊此將非可望卒之最下者也

詳臣崔恒所撰御製諭將說序文中

論地理諭崔揚善以下并舊本

崔揚善請閉穿川峴路穿川嶺宜厚補土而布石若築城閉路夫一氣無陰陽而分二爲陰陽有陰

陽故有天地日月四時晝夜由是吉凶形焉是謂一本萬殊人之一身向背自有陰陽語默動靜皆有吉凶況山川向背無陰陽吉凶乎是故趨吉避凶人事之大者也不可癡守昧措自戾凶禍故有地理卜筮之說通變經權世無灾厄焉所謂至於稗說莫不至理存焉者也經權者何天地不常經寒暑代序人道不常經文武迭用理不常經吉凶參取地理之說不過賞善罰惡扶弱抑強而已猶國之出治治無定政人之治病病無定證也人依山川山川仰人因人而存喪因山川而禍福土譬

之實錄有肉水譬之四字血石譬之骨肉骨之者生骨肉之者死養血之者壯然而因故變生或骨肉而生肉骨而死去血而安是則經權誰一之者故須通變經權然後世無災厄焉若局於一家之說則補土亦是贅肉也今欲厚補者所以續 祖宗幾絕之脉是謂報恩之地布石若築城閉路者石雖非羨物而石罔亦有天成者且厚土之上碎碎之石焉有關於續絕者哉深慮後世妄議者易以開路也斷山法不可鑿交路山家所忌豈不重歟揚善說是也以理言之猶如木根得其培則枝葉花果繁

殖先骨得其脣則子孫宗族榮昌理之必然人之易見者也至若繁殖之中有偏枯榮昌之中有伶俜偏枯或復榮茂窮困或復富貴者何也是亦經權之不一分受之不齊修廢之不同故也然則理不可必一事不可常同歸重於人事耳況復本根枯而移栽者枝葉自好父母歿而子孫生生自若焉有泥於陰陽之說耶雖不閉路亦可也假如鑿斷穿川峴則大毋山無草木乎不必索蹟

論溫泉下內醫院

溫湯之有效無效世談紛紜皆曰我是由此莫適

所從訖無有定此世間之巨弊也予今驗之其效如神風濕之病無不愈者但出入之際感風實多前病未除後病方始過則耗不及則無效當以氣自量非人之所可令也大抵暮春之初乘日高候無風適飢飽寧爲不足不欲貪多出浴時先温單衣隨出襲着於背卽着燥温單衣袂衣襦衣隨意加減須飮湯粥若酒以助出汗在水則冷水無妨以此節目永爲良方

書示宗宰

保閑齋集曰己卯六月二十七日上幸忠勳府設酌御書曰云云仍命羣臣

進詩

諸宗宰功臣之於予猶磁石之於鐵故相合無能間薪之於火故勢盛不可遏地之於天故生成無得議

戒諸將書

知弓劒之利不知火砲弩槍彭斧之利知野戰之法不知山戰之法知晝戰之法不知夜戰之法知行軍之法不知守險之法知勇不知怯知取勝不知防難知合不知散知調馬不知藥馬知顯不知隱知言不知行自用不用人自安不恕士自逸而

勞人自樂而愁人

予倚任卿等珍重故卿等之名跡之屛間居常省覽期而不忘卿等體予意各愼乃事

御札下吏兵曹 癸未○出實錄下同

國之常病在不得人耳不得之病多由年少地微不由不知賢否也人之早晩在才豈可循資例輟賢愚同塗然則人主用人致治亦當使有司考其前例無爲而仰成耳焉有治亂昭暗之稱予所常病者此也而未能遍與諸臣共事故不能詳知故

不能早用顯達故受任而無威望事事顧慮動必誤事雖其身之不能實因用之待之者致也大抵晝無無日夜無無月夏無無雨冬無無雪邃古以來皆然何獨於人古賢而今愚明識之則無古今卿等予之股肱予所恃信者不計賢者之不爲徒守小人之末節甚非舉爾所知之義可於卽日錄啓所知予擇而試用之

醫藥論 癸未

夫治病用藥變吉凶弄造化定禍福只在辨寒熱對治而已乘盛衰早圖而已八種之醫所莫窺也

人之始得病也氣猶盛藥力易行亦可施烈藥及
其勞困藥力不行亦不得施烈藥則無如之何矣
故曰乘盛衰而早圖也寒則必有熱熱則必有寒
內外中間多少未分非深得妙處者難辨至如酒
痢而泄瀉以爲冷而服熱藥則痢不止而成他症
若飮氷水愈多愈羨是知熱極生冷冷極生熱故
曰辨寒熱而對治也瘡疹傷寒之劑不外是耳大
抵用藥如是而已若氣敗心喪人理已傾則不如
勿藥焉何謂八種之醫一者心醫二者食醫三者
藥醫四者昏醫五者狂醫六者安醫七者詐醫八

者殺醫心醫者教人常使心安病者勿動其心殆時苟無大害必曲從其願心安則氣安故也有與病者對酒不醒者此非心醫也食醫者以爲口所甘食也口甘而氣安口苦而已苦食有寒熱可以對治何籍苦辛枯草腐根有不禁過食者此非食醫也藥醫者只知按方循文用藥雖至危困用藥不撤者也昏醫者臨危先迷當急便緩昏昏如失罔知所措見事而不知其事聞言而不知其趣兀然坐睡無所施爲者也狂醫者無詳審而遽用烈藥鍼砭等亦無忌諱自言我見鬼而擊勝焉如遇

巫祀輒入醉舞者也妄醫者命藥無或當不與議而往祭不已者也詐醫者心欲爲醫謬爲醫行實專不知者也殺醫者小有聰明自以爲足未更世事未通人天曾無憫惻之心固守好勝之志東以折西先言而後求於心求而不得附會而莫合其義豈不愧於識者姑且矜於迷人慢忽神人種植迷業今無現厄何時改轍是之謂殺醫殺醫者非愚而自是非他陵慢之徒也最下無所用當殺其一身莫殺其他身又有無心之醫者心爲生本無生無生無病無醫無醫無事

御書示申叔舟 甲申

夫律呂盡天地之音而本無本有〔天地之音者雷聲至於蚊虻皆不出於六律六呂而本無律呂之管本有自然之音〕嘯歌由本〔嘯歌不借樂器而與樂器合此天地之音本有之音〕疏數由末〔聲者本也謂樂器也變化律呂有疏數之節是末也〕五音七聲非因中聲〔子聲半聲何異中聲〕治亂之政焉係宮商〔不可以韶武而變頑風在時尚美惡耳〕執體迷用則常爲舜日〔若云灰飛而已則是無作樂之功常爲舜日乎〕執用迷體則華夷同風〔徑情歌咏則自喬遷谷〕樂出於心〔治亂之民心〕化成於氣〔放鄭聲〕故云小大由之

御書 甲申

凡戰之道受命於將各率其軍人自爲戰有進無退何爲也爲其將耳將之所爲何也爲國之心白日照臨此合戰之大綱也交刃紛鬪聲振原野淡血踐尸人馬俱困是時臨機制勝速先取利非預與士卒氣合心合道合者不得也今取此勢作三甲戰法甲逐乙乙逐丙丙逐甲惟取黠背

泉布論 甲申

假如欲作奇技淫巧眩惑愚目而專利者是絶天下之生命者也故民生之用而制其財因其財而制其利因其利而定其禮莫不隨方順情便於上

下家國無弊耳

御書示兵曹 乙酉

今日觀水戰皆大臣知兵之以也爭無一毫着力處可謂既整既備既堂堂既正正既隱現既奇正者矣不必更閱可各還家不可謂足益思要機宜與我急有爲不然則過矣

御製 丙戌

爲君之道治世之道興邦之道亡國之道不暇多言而可知也已人孰不是而是非勉於困而怠於逸於是一切諸荒從而乘之所謂色荒禽荒聲荒

驕荒慢荒安逸荒好大荒如是諸荒隨事輒起是非之心已失去處然而諸臣拱之而外自嚴一婦撓之而内自蠱諸臣拱之故無特忠一婦撓之故有深愛無特忠則主失賢親有深愛則政常同異内外不和刑賞紊亂恒由乎此不可不預知要曰親君子遠小人體羣臣子庶民

捕賊戲詞 乙酉

夫立賢無方取人有術戲侮觀德杯酒觀政故可以知人於小藝不可知人於大禮予欲試將士之愚智勇怯作捕賊戲其頌曰上將之數多於柱如上

將十人則柱九之類賊則一人後來柱者爲之主先依柱者如在虛地賊執上將作其黨賊將相打打執同計其數打者被者得削一魁削隨人魁賊得削隨將數衆筭腐死賊不行撲弃禁遺將魁得特倍取魁賊死與遺一將罷場賞罰錄智武

合戰頌 乙酉

三軍合戰將當將將死其軍卽專沒記筭不取項已上違合落馬削十畫此法戰形皆具智勇自露或持重衛已徒使諸軍戰之者或恃勇輕進自陷於敵者或果敢勇決陷陣覆將者或引致而挾者

或聚勢而迫者或散亂無統者或整齊無術者或交綏解者或望風遁者如是之類無不備具小則十二人大則千百萬一法變化衆技轉勢長短相持馬步相參李靖教戰蓋不外是

寄臨瀛錦城書

聞子等與永膺數騖慎勿馳馬顛躓折傷後悔何及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歟父母之遺體與㝡爾一獸孰重子雖馳騁傾險一鞭而射三獐有何補乎只取一日之快耳吾見子等徒紛紛於末技而棄大德之弘謨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

盈而流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惟謙恭遜順不越乎
人祇有忠孝則自有萬萬無窮之樂矣豈但三獐
一日之快哉

諭咸吉平安江原黃海都體察使韓明澮書

以下并舊本

自張孟昌棄民之後至於海西之人皆生心焉今
毛憐衛之賊又移黼州是利西北之虛而欲厚黨
作賊耳及今勢未盡合而散蕩之正攻心伐謀之
機也然中朝所忌且吾未至富強故不可輕動料
必秋冬請兵海西數千兵至矣於其時卿以何術

禦之乎豫屯兵則空疲不豫則與賊宜列置大城爲秋冬入保之所間設小柵爲春夏農作之處豫整赴援之兵申嚴烟臺斥候報邊之令是謂有備無患如此守而勿攻養銳畜忿每歲徙民實之從而教之不過十年兵可精於天下何患蕞爾腥膻小醜

又

今送康純啓本卿其審之予與申政丞同議云野人狃於小小得志自謂國家未能攻伐作賊不已恒爲聲言以貧之自謂得策我一無所爲示弱之

甚矣今宜因殺將之幾整兵示威使不得安心生
業失所流離益以困之茲遣金讜光于康純以上
項事意口授方略卿其知之

又

卿之往也代予之行予無西顧之憂不意卿妻小
失調攝不得已而召卿予心甚無聊焉今卿妻已
差自言以上德更生醫亦言其無憂故予思事大
非卿莫辦茲特勉留卿前任卿速回鉞爲國施策
報予委重久不相見杯樽累塵遥與相笑無勸自
飲耳

又（庚辰二月丙辰）

今正朝（北征錄有使字）咸禹治馳報聲息此建州之人誑語耳無足慮也然賊既不得於東處或犯西卿可節度平安黃海二道軍（北征錄有務字）或調南兵而入之北邊或分諸軍而授之諸將或使之戰或使之守大抵持重則不敗邀功則喪律然而用正用奇切忌牽制（牽制北征錄作羈縻）而弱將士之志卿知此意明授方略而委責節度（實錄作制）使（北征錄無節度使三字）黃石生等可也

諭都體察使申叔舟書（庚辰九月甲申）

令見 北征錄作得 卿啓甚嘉卿部分得宜不失機會分
道深入焚蕩窟穴克雪邊民積年之憤李靖之功
焉能獨美但卿以楊汀違令林得楨失律上章自
劾然一勝一負兵家常勢何足介懷卿旣全師凱
還 北征錄作旋 威振北方以副予意 北征錄作勇 何善如之
令特遣宣慰使洪逸童賜卿三表裏洪允成二表
裏又送表裏十五卿其分與諸將 北征錄有有功者三字 又
賜卿等宴 卿等宴北征錄作宴於卿等 卿與諸將一懽焉論功
行賞當待卿報卿徐徐有爲而來不必及巡狩行
也楊汀之罪固當治之然非他例功臣且有久鎭

北方之功多故予已錄其功而赦其罪卿宜釋之卿子濈欲謁卿給馹下送以遂省親之志卿知予意

諭都揔使龜城君浚書

咸吉道軍民不知順逆迷惑旣極曉諭再三猶不知之其心以爲施愛可托大事是軍民皆反逆之徒予初以爲知順逆則晏然太平或有拿致施愛以效疾風之操今則不然語言之而不聽譬曉之而不悟敢干天討豈漏天網雖脅從之罔治亦故犯之罔赦爾知此意縱兵殺掠或屠城或縱殺隨

意所欲不可取旨自古天吏豈可拘於廟筭如是
曉諭軍民而軍民不知當以兵力制之汝可斟酌
殺人安人殺之可也以戰止戰戰之可也攻其國
愛其人攻之可也

又

賊危言聳衆其黨非不知順逆而顧其妻子且疑
且信其危言曰汝等旣與我討國賊殺諸官人功
高而不賞反受惡逆之名皆朝廷賊臣之所爲上
位安否未可知也若我死則汝等無有生者矣是
故能聚黨與喘息於涸轍自度情現勢竭潛消賭

削利在速決遂因瞥起之念敢將不量之力不守
天作之險求觸横磨之劒此吾之利在於遲遲賊
求戰不得欲退恐觧此賊之腐心一也前日北青
之戰賊之婦人小子以酒食饋軍此難繼也而躪
籍之端人心起刺逃散之階人發爲丁誰養妻子
倒戈之勢二也賊扼其黨妻子之命而督之其黨
實知逆順而姑從之久則散矣此吾之利在於遲
久三也略言三節詳在柳子光口宣汝其體之
又
今遣具文信領精兵一千助戰爾其用之又慮咸

輿以南諸邑土兵從軍以京軍留鎭諸邑使頑民
無得再生反心然後可以乘機用兵不然則譬若
無根之樹枝葉自枯坐困之術也今先遣具文信
一千兵次遣若干兵以資諸邑留屯之兵爾詳聽
柳子光口宣施行

又

李施愛勢已蹙容身無地此專因汝持重蓄力以
義諭賊之功也爲今之計更勵士氣蓄力觀釁勿
欲速勿欲遲此施愛自衰自敗自死之時但生擒
爲難則殺之甚可其脅從之黨一皆不問事定之

後汝所統軍士中貧窮羸弱者曲加撫恤給糧差人押遣汝等鎮服布置無遺諸鎮將盡數赴任然後更待召命乃班師凱旋來獻俘馘

又

卿等已乘破竹之勢予何有言此皆卿等之力也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今以後益知卿等忠誠貫日氣田山川雖烟未盡而燎已滅威未戢而恩已敷豐功茂才焉復加此只慮風氣漸寒姑賜䘱草綠段襦帖裏白紬襦裏肚各一領及鹿皮靴玉絛環曹錫文白紬襦裏肚柳青紬襦帖裏各一領

鹿皮靴一雙其餘諸將襦衣各一領宜悉予意又

送療軍諸藥

又

平定之期不遠思想之心益深并慰將士劬勞敵

愾玉食錦衣愧不遍於赤子濟亂享福究必同於

蒼生汝知此意益勉心力速振枯槁如吾所條

一兵者所以餙怒也臨陣須作吾將士之怒氣乘

敵之驕怠又須以吾之實攻敵之虛此其最訣然

此在主將胷中變化不可預謄何則兵法曰一鼓

作氣再以衰此又不可不知也善在臨機變化

一洪原陳九成等宜論功而所不能者有二若論功欲依前降諭書拜至金帶則太速若只加一二資則缺望而賊之誑誘籍口懸賞必重其誰不貪重賞汝知此意曉諭來投者曰汝等重賞我已啓聞有旨如此有功人詳錄等第速考前資以啓如是曉諭

一舟師之策似善但無軍士一不可也風水可畏二不可也防阻者小而到泊實難三不可也賊之浮言益信而民心益惑四不可也然汝等必欲用舟師則予不禁止汝可隨宜施行亦在汝節度

又 丁亥八月乙巳

汝吾之寵子初因怒甚遽委元戎今汝旣成大功幅貟萬里懽聲盈（實録作洋）溢汝之功烈古今所罕李施愛則不足介意料巳就戮於麾下或單身逃竄不復再勞汝勇然其黨必深懼國家不赦前罪不捨逆不就順猶（實録有恐字）誑衆煽亂者有矣汝須鎭定北方分辨淑慝施愛逆黨族親法當緣坐者盡殺之其脅從者及法不緣坐者皆赦之使軍民明知善惡之禍福安心安業晏然如舊然後汝方可凱旋獻功　宗社與予懽飮汝亦不可獨鎭北方

可留諸將當汝意者分屯某某處分屬某某州郡
予亦遣交代兵待汝畢定淑慝分屯節目錄後示
之汝可斟酌布置施行且徹弱軍士差人先押送
其節目曰許琮領五百兵留屯咸興屬德源文川
高原永興定平安邊等邑金嶠領五百兵留屯北
青屬洪原利城甲山三水端川等邑魚有沼領一
千兵留屯鏡城屬吉州富寧等邑南怡領一千兵
留屯鍾城屬穩城慶源慶興等邑

又

聞南怡最現勇敢今拜堂上賜一表裏以勵諸將

李淑琦又能射賊拜堂上官自餘將士有能者必多爾其等第隨啓隨賞

又

聞南怡言得知汝行止皆善古人云守成難今乃益察之時施愛旣死而餘黨猶在民心猶迷不可頓然罷兵汝之留率四千兵甚善策也而無衣耐寒不可久留前遣咸興以南軍士皆備襦衣以往可以代汝所率軍士其無衣軍士不得已留者外罷還可也前日予欲以三千兵分屯今更思之若更遣大兵則民心益恐故不果汝以咸興以南之

兵分屯足矣其賊黨之未捕者自有捕之者矣汝則觀勢隨宜凱還大抵近日諭書屢降宗旨相乖汝筭其多者任意施行

諭滿浦節度使李克均書

卿久戍絶塞離家隔歲勞費心力每念莫慰及北方無事以孫孝胤代卿孝胤又病得人實難無如卿焉故不得已令卿復任卿體予意勉留數月舊註日克均考滿當遆故諭

諭平安節度使李克培書

卿所啓已悉合番事則今年再興征伐不可更勞

宜分三番任卿布置罷分屯事則分屯實是長策
而勢若難則作輟無妨亦任卿布置大抵兵分則
力弱假如百人分戍十處而賊兵十一人來到則
觸處可破是賊以十一人勝百人也卿知此意熟
計之京官加送事則道口傳軍官及尹弼商量留
軍官內令爲堂上者亦使留防

第二

彼人如有來滿浦者語之曰前日汝輩累犯我境
上以汝爲不足數悉皆容赦不問汝猶不悛又犯
義州且　皇帝勑令征汝玆故入攻汝等如欲復

土安業可速來欵上必有處置然未知再征與否
請物但給行糧勿給他物曰恐中朝聞之也

第三

逐條答卿恐辭意未盡今復詳諭乘機而濟難不若使之無難動而求勝不若靜而無勝今已平建州威靈振動殘賊雖有欲報仇者氣勢困挫無力舉頭殆數年未振矣今若爲再征之勢伐木備船材越江打圍焚山林則彼且遠遁不眠矣奚暇來寇何必再三勞我將士先自疲弊示怯於敵人乎然兵難遙度卿所啓請事皆任卿布置卿其量時

度宜斟酌施行

諭咸吉道都體察使具致寬書

未遣卿時憂心不置既遣卿後樂心油然何也卿知勝負之故故也雖然翻有憂慮我雖勝而驕彼雖負而慮故其勢難一故也一勝一負兵家之常其勢難二故也卿雖知故麾下將士不知其故安能去驕其勢難三故也卿更察此三故則彌天之功不求自成大槩有三一則知足不爲已甚貪功是也二則不輕敵是也三則相時而動勿輕擧勿重擧勿必攻伐勿必不攻伐深如淵動如雷無詐

無愚權以佐智是也卿諦予諭一字非虛知卿不言而信

諭諸道邊將書庚辰正月辛卯○此舊本兩多誤處故今從北征錄下同

卿等分憂馳驅於舊本無馳驅於三字塞上勞苦至矣忘妻子家業托命於天而屬身於國予常愍焉何日安心焉舊本無何日安心焉五字但以地遙恨未舊本作不能數見話情卿等豈知予知卿勞苦乎予亦雖知卿勞苦亦不得不勞之以事若軍器精造軍器精造舊本作精造軍器習射屯田蠶畜等事是予勞卿之事也其餘小節目雖有差錯何足過也卿等詳舊本作常知予意如常對

面對面舊本作面對卿之功過舊本無卿之功過四字予當錄小功
而赦大過期於成功耳今特舊本無特字命監司監司舊本
作觀察使都舊本無都字節制舊本作度使賜宴卿等以慰塞上
之勞苦舊本無苦字

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楊汀書庚辰二月戊午

今具見卿啓本應變之事旣委之於舊本無於字卿大
抵以強勝強難其終有害以弱制強易其終無害
今野人雖成黨而初非本心輕速之人不久黨解
矣黨解則焉往他鄉持久日月啗之以利解黨之
術也須以靜和寬強舊本作弘接之耳若因敵愾之志

一舉滅毛憐建州等衛其中豈無逃逸者乎然則賊黨益(舊本作日)固不啻阿比車一人矣是與深處諸種達(舊本作㺚)子爲讐也然予之遥度豈如卿親當乎若有不得已之勢則已如無不得已之勢則忍辱守重保威韜勇無功無過全軍全旅不戰而屈人之兵豈非善之善者乎其道内來當(來當舊本作將)番(舊本有上字)軍士已下諭勿使番上(使番上舊本作送)速魯帖木兒從人打里(舊本作利)哈等今若上送則速魯帖木兒必益疑懼姑可依他(舊本作也)例厚賞來投之意於所在處(舊本無處字)護恤安接

諭咸吉道助戰元帥洪允成書庚辰二月己未○舊本曰

諭平安道巡察使洪允成書

本道知印來得知卿馬困未易進途他舊本無他字餘之舊本無之字事卿所知也予無所授方略也卿往見楊汀如在京所受施行耳道路日悠思想日深宜悉至情

諭楊汀書戊寅十二月丙寅○見北征録下同

浪孛兒罕無禮於卿故予初引見思政殿令申叔舟致實録無致字問曰汝何輕慢實録無輕慢二字無禮於都節制使耶汝雖切欲朝見而輕慢邊將予欲治實録

有汝字罪而以實錄無以字汝子侍朝實錄有勤誠故三字待汝素厚異於諸酋長故故實錄作是以赦汝汝勿復爲如此孛兒罕懼而飾辭發實錄作辨明予因實錄無因字再三致問而後實錄無致問而後四字從容不猛不猛實錄作問之命引出饋酒飯酒飯實錄作之其日伊升哥實錄作巨欲請其父於家予多賜酒肉并其管下宴之孛兒罕泣語其子曰上責我我心欲死都節制使乃至啓本乃至啓本實錄作奏我所失甚負於我矣又明明日又明明日實錄作其後伊升哥實錄作巨往館見其父孛兒罕亦言都節制使甚負於我實錄有予之待如舊六字接卿可預知此意孛兒罕嘲卿必深

料必不和（實錄有或字）扇搆諸種言卿之短卿宜柔制能為方圓勿生釁隙威恵並施

又

後門野人尚冬哈等殺擄兀狄哈人口頭畜怨隙既深報復必速若尚冬哈等上京兀狄哈乘虛來報則其受害必甚尚冬哈等居我後門為我藩籬不可恝視卿可諭以予意使之自備卿亦為救援之勢以示國家撫育之意今冬勿令上京如有不計利害強欲來者亦聽

諭咸吉道將士書（庚辰二月壬子）

爾等新立大功嘉汝之至遣助戰元帥洪允成錫宴勞慰之可一飲焉大抵臨大事則忍酒爲上酒之失難以盡述一則誤計一則敗事一則生悔汝等并知此意不忘于懷

諭楊汀洪允成書 庚辰二月辛未

野人等叛國作賊所當擧兵討罪殲殄兇醜而予猶赦其贅從撫之如舊者以 實錄無以字 不可以人理待之且不可植世讐之萌也如此度日其究安宅則何策如之若彼益驕不思莫大之恩而來寇不已欲以威我則卿等其能爲 實錄無爲字 舞干戚 實錄作羽

乎當分別淑慝賞善罰惡實錄無分別淑慝賞善罰惡八字使威

凌百蠻遐邇宅心可也卿等姑勿露形迹探知殺

宋憲者某人而密啓取旨

又庚辰三月庚寅

今見實錄有卿字啓本知歸順者太半勢必盡數歸順

矣此無他賊方困斃不得不歸順故耳永無邊患

未可必也以前之事觀之予之撫恤非不至也彼

之歸順非不誠也一朝一人憤唱而諸種從風而

叛是無他畏國之心不大而好賊之欲大故也卿

正當握威戢怒凛若雷天使彼莫測而曠日持久

則賊當自觧矣敵愾薄伐則賊無孑遺矣今乃被擄人畜未刷而遽以所得人畜給之是示弱(實錄作約)之甚取笑於天下也雖然予素知卿之必有得策必無失策故委任特專予何遙制之理乎(實錄無之理乎三字)且令歸順之勢既成卿之功効既著民之安宅既定一方蒼生之命司在卿等予之嘉賞非筆可述勉終大功益光盟府又加麟哈奴子則已還給矣其浪孛兒罕妻女奴婢及速魯帖木兒奴婢千萬(千萬實錄作愼)勿還給取旨然後施行所欲上朝人等上送可也大抵凡事惡速不暇外卿等皆同議熟

計以持重爲先萬全爲本勿欲速爲才實錄作幸

前後諭書因勢而發非使必從也在卿等斟酌予意選擇而用之耳兵法曰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予恃卿等

諭楊汀書庚辰六月壬戌

今來朝還去兀狄哈澄乃等予厚待遣之卿亦然也此人等密啓擊毛憐衛等人欲自中報讐予曰知之汝等之事予何令之止之乎毛憐之人屢犯邊境若猶未已則予亦伐之任汝所爲澄乃等詣闕拜辭予令中官厚饋之酒賞以一等澄乃到館

乘醉發怒入監護官廳罵之曰阿仁帖木兒猶我奴僕也賜綵段衣授高職我則不給綵段衣又授卑職皆爾輩啓達所爲也因奮拳欲毆之通事雲吉叱勑止之執還其房俄而酒醒慙悔叩頭實是醉中所爲予亦置而不問予以久恤之故赦之焉卿獨知此意又深處之人有連續來朝之勢實徒邀爵賞耳後難繼也若有後來者顯名酋長外可諭之以夏暑長病有旨勿送當待秋凉

諭平安道都觀察使曹孝門都節制使黃石生書 庚辰八月辛亥

若有李滿住童倉使者來到(實錄作住)滿浦等處語之曰近日遼東都司詰我入朝使臣曰李滿住童倉等連續遣人至滿浦江界等處汝國給以資糧等物然乎否此必是汝輩麾下人所洩也前日中國已嚴禁汝等來往而殿下憐恤汝等歸順特命邊將密(實錄無密字)給資糧等物到今遼東亦詰問汝等不可連續來往以起事端我國亦不可相接也汝等不忘殿下舊恩則大段報聲息外勿復來也以上項辭緣耳語(實錄無耳語二字)諭之勿令生怨而遣之若強請糧米塩醬則亦當密(實錄作量)給少許(實錄無少許二字)

字

赦中外教

壯征錄曰庚辰九月甲申上以平定北方告宗廟御勤政殿受賀御札下教

天地之道一於生成而又有肅殺之時帝王之德一於仁愛而又有威振之舉我　太祖康獻大王起自朔方奄有東夏　列聖承襲凡所以撫恤野人者視諸方尤篤迨予承緒諸種野人莫不來朝窮髮殊俗稽顙不暇不意浪孛兒罕構釁邊將自就誅戮其中好亂者交黨阿比東累犯邊境邊將

鍊兵坐甲屢請師期予念　祖宗綏遠之仁前世
歸附之誠屢勑邊將更加撫恤以待自悔頑兇之
徒不思彌天之恩日益梟獍邊民受毒予代天理
物作民父母其可忍視而不之恤乎是用申命元
臣往董師旅分道並進焚蕩窟穴乃於今月十一
日咸吉道都體察使申叔舟捷書馳啓請將凱還
賊巢皆空此實　祖宗威神之所佑邊塵永息使
元元之衆安享太平之樂邦家之慶莫大於斯旣
有非常之喜事須有非常之異恩自天順四年九
月十一日昧爽以前除謀反大逆謀叛實錄無謀叛二字

子孫謀殺敺罵祖父母父母妻妾謀殺夫奴婢謀殺主蠱毒魘魅謀故殺人但犯強盜外已發覺未發覺已決正未決正咸宥除之敢以宥旨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於戲制敵安民王者之勇推恩示慶聖人之仁

諭楊汀書 庚辰九月甲申

卿何違申叔舟節度使林得楨敗衄耶是卿固有責矣雖然卿非他例功臣而且久鎮北方相離室家予常在闕聞卿家之驢鳴未嘗不歎息 自相至息十九字實錄無 思卿艱苦今雖小有 實錄無小有二字 失律予豈過

焉茲特遣宣慰使賜卿二表裏又賜宴錄公(實錄作卿)之功赦公(實錄作卿)之罪卿其體予

諭申叔舟書(庚辰九月甲申)

既勝而驕則必追此賊之乘我之幾也大軍既旋彼必弛備此我之乘賊之幾也卿必慮之予何多言數日息馬倏然復征輕騎蹂踐如霆如雷則賊之喪膽殆非數十年復振矣卿更熟思以全而動勿拘於予而輕動予但示意耳

又(庚辰九月乙酉)

本道南北太長所謂尾大難(實錄作不)掉者也予欲分

爲南北道端川以南爲南道監司兼爲都節制使北道則都節制使兼爲監司使二大將相援協力內實易征又以爲實錄無爲字五鎭大重內地虛弱富寧以北爲一道置營會寧鏡城以南爲一道置營吉州各置都節制使相爲聲援監司如舊二策不同卿意如何又甲山甚虛卿悉速布置而留待予命乃還

密見密答可也

回諭具致寬辛巳○出實錄下同

賊連來犯邊豈眞歸順者耶是欲作農姑且歸順

以弛我耳爲今之計來者曰來去者曰去凛若雷
天重若泰山深若大海治吾氣而精吾計常若臨
陣勿失可乘之機勿貪小得之利以全而動外爲
每攻之狀使賊不得休息農作畜牧以困之可也
但諭予意而已卿自善處之矣予何遥制諭後條
件卿其斟酌爲之

又 辛巳

賊部落星散各自爲心非有號令者今雖有歸順
而亦有作賊之人固不可信也苟非大困其賊也
必不已今方水潦蕖窓不可大用兵也然兵法曰

彼可以來我可以往今賊則屢來侵犯我則不能一動甚可恥也卿豈不思度乎可令六鎮調兵乘間出入常爲入攻之勢使不得下山耕牧上策也近聞賊以歸順弛我悉下山耕種我亦姑息於不櫌(疑擾)此殊非困賊永久之術也卿宜圖懷長策因時制變使彼終至大困誠於歸順畢定凶醜然後

上來

諭咸吉道都節制使朴炯 辛巳

旣委卿以大任卿本知予心待時而用者也申政丞平戎之後虜必更生心此勢之必然也今聞虜

有欲侵之志予料以我兵力何足慮哉但未知卿意如何卿若有勇志則予有一言卿其審聽可選精兵數百數千迭入侵突或擊東西或軼南北使敵莫知所備期殲凶類漠北無人然後乃已其間用兵節目予豈遙授卿可出氣力任意而行大抵善保爲上成功次之生事最下

諭韓明澮 辛巳

聞金壽寧言得悉卿之布置盡善正合予意虗水羅置鎭之事本予心之發也控制北方卿之所欲即予之所欲也卿可布置一邊施行一邊啓達餘

不煩及三水郡事金有完今已改差卿率去軍官中選擇權差啓達同封傳寫平安道都體察使都節制使事變啓目看詳勿喧

又辛巳

寧北置鎭之事既委卿以任意從事後勿禀旨卿女世子嬪今既平安但少未平復耳已無足慮卿可安心念卿之心必欲乘無事之隙上來還去然而摠四道軍民之務國家安危之所係頓不可離任輕忽以弛大勢卿其益勵忠誠克成厥功以光千百代閫外之標

教 壬午

人生而正本無過失欲與物交百罪與焉聖無怒心因故作刑哀汝罪徒離親失鄉汝自求戮非我戮之自予登極愛民爲心不幸多戮心恒未安皆是汝作又誰咎之雖然世間離親莫苦以身恕之情不能忍日月既久想必悔悟宜降寬恩咸與維新惟爾政府磨勘囚錄除其甚重務要合理具辭以啓

諭八道觀察使 甲申

國之著令期在奉行任職治官恒省或違縱之補

衮宜勤奉章此朝廷之大綱臣子之大義也近聞
監司守令多有枉刑者旣隨聞推鞫有所警責自
餘小事何可盡條至於軍國大事不遣調兵侍衛
者有之造兵器不如法者有之勸農桑而役民營
私憑公需而太半入己積公事而無故日醉吏罔
其負負罔監司監司罔昧循例苟度歲月黜陟則
附權騁私閱陣則畋荒廢律輦轂之下納諫施恩
者有之此擧數事包攝餘小擧其微則如知異山
下七八邑捘欒漁川之類語則微而事實大正當
夏月令民登山剥採椴皮末散川水豈供國之爲

中兵二千汝力足矣可遣先鋒速取咸興汝踰鐵嶺長驅而進汝亦以大兵急到安邉則平安黃海下道之兵從亦雲集矣

又丁亥

崔潤孫之事答在李恕長之言今聞車云革鄭休明能奪會寧鍾城之兵截磨雲嶺汝大兵亦漸進李施愛前逼後截東阻大海西礙大嶺正是釜中之魚宜遣兵助車云革等寡力但言宜遣兵助寡力而不言所遣將帥名軍數及攻打之日期者以專在將帥臨機之略不可遥制故也

又丁亥

爲國當明逆順用兵先信賞罰閫安邉德源文川高原永興等諸邑人吏品官能知逆順不從賊令生保其守令以待官軍其中有功者等第速啓非獨此也如此有功可賞者隨所聞見以啓

諭六鎭軍民丁亥

李施愛反逆與否言之斯晩汝等猶惑以爲是令更諭之施愛旣殺孝文何不錄孝文叛狀啓聞取旨而盡殺諸邑鎭守是非叛耶所領之兵施愛之兵耶自稱節度使誰之除授耶非止殺官人濫殺

及於行路使百姓逃散失業此國家盡殺百姓乎
施愛盡殺百姓乎施愛聲言奸臣弄權若此言是
則奸臣兵力盡擧八道何不先犯國家而討施愛
乎汝官奴等親見我面親聽我言親探朝廷消息
有何奸臣弄權擅政者乎本道我　祖宗肇基興
王之地朝鮮根本之鄉自爾撫恤倍於他道只因
道路遐邈防禦緊急雖常懷念汝等勤苦而難於
特例恩慰使汝等惑於一賊之唱百姓横罹死亡
是予過也汝等豈不知施愛之叛豈無忠臣義士
而不能變惑至於爲施愛發明是無他只恐國家

治前日從賊之罪耳五月二十四日旣降諭書云雖施愛親黨立功則論賞同上況今聞汝等不應施愛徵兵乃知汝等決意勤王終必立功何論前日脅從之愆且五月二十四日諭書如此豈有人主與百姓定約而失信者乎汝等轉禍爲福在此時亡軀滅族在此時予所以猶戢雷霆不時縱兵者非與敵國戰也愛吾百姓耳汝等熟思之

諭浚 丁亥

汝旣以大兵力威制逆賊賊黨莫敢動逃竄者皆還來軍士爭來見然軍士畏大兵之力耳非誠服

也猶懷乍動乍靜欲進欲退罪重之徒及戰死之族親安知不再動浮言以煽亂乎今雖有疑惑汝不時罷兵者大兵之力鎮而制之宣揚國家之意不惑者衆多按堵如舊則疑惑自然消釋矣且雖復煽亂豈足慮之今爾聞一鏡城之惑説遽罷兵威又棄兵器欲以止啼之甘誘信頑嚚之畜宄一朝塵起非言説可勝後必再籍矣非受降如受敵炙蠏更縛食之道也爲今之計若五鎮則勢既難於更遣兵其洪原咸興以南諸邑有兵處不可罷兵當稱諭書云賊黨某某盡捕然後更取旨汝乃

罷兵而來其中貧弱羸瘦之兵汝其擇之先罷送且軍士不可藏於賊穴是反資賊爾汝速取來如前降諭書送平安道若數多不能盡送則輸送于
京銃筒勿送平安道並與端川埋置銃筒直送于
京

諭右參贊尹弼商主將康純大將魚有沼南怡丁亥

令此用兵似同捕影中國雖遲留歲月終自勞弊耳用兵之道進退往來倏忽變化形勢無常只在能審虛實善乘利機而已今未報卿等殊功而再

勞卿等心極未安然見利不動天與不取瞬息之間威播天下之事豈可以勞而不勉法曰角之而知有餘不足之處卿等體予委任責成之意凱還之後伺賊復穴卽更整軍須期殄滅建州然後乃已其間節度任意施行予不更言

賜判中樞院事權擥（甲申）

卿之於予非可以知心合德（合德保閑齋集作德合）論也天實爲生殺之大任予無愛卿之心卿無愛我之心以宗社功業言之則（自後至則二十四字保閑齋集無）卿有絲毫有私予有絲毫有欲而冒突水火忘身妻子誓

天及地遂定禍亂乎得有今日卿實功業主人乎每以卿之有疾未得如他數面爲懷自予至懷十五字保閑齋集無今見卿林泉之趣驚嗟不已卿何得解天任

睿宗大王

文

手札教 出昌陵行狀

天生烝誌文無烝字民而作之君司牧兆庶非爲恣欲自奉也予以寡昧早襲　先業明不能燭理誌文作微德不能綏民欲資庶僚之助永保艱大之業若羣臣有懷含默不言則玆所謂君門邈於萬里者也政之得失民之休戚予何由知惟爾臣僚咸體予意各愼乃職以補不逮

御書傳旨于義禁府 己丑○出實錄

夫人主之馭民也上以奉天地下以撫黎元自予卽位以來軫念生民之勞苦而最素念者刑也曰者宦官鄭孝昌犯罪下獄因此得聞獄中事受杖者或血流庭除肌膚或裂心所不忍惟爾大小臣僚體予矜恤之意毋留滯毋屈法明愼用刑以副予畏天恤民之意

列聖御製卷之四